



## 中印兩國在歷史上之關係

鄭鶴聲

### 一 緒言

印度古稱天竺，或曰身毒，或曰賢豆，其義爲月，而以印度爲正音。唐高僧玄奘有言：「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之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舉總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羣生，輪回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農。其猶白月既隱，宵燭斯繼，難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苟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大唐西域記卷二）則其國文教之崇高可知。以其崇信佛教，故我國謂之佛國。其教與我國崇高中庸之道相合，形成東方最和平之民族。自中古以降，兩國即互通使節，傳播教理，僧徒往來，絡繹不絕。兩民族之接觸，不但文化上融合無間，即兩國國際上關係之純潔真切，亦舉世無匹。蔣主席曾謂：「中國與印度合佔全世界二分之一之人口，兩國毗連之國境達三千公里之長，其文化經濟相互交流之歷史有二千餘年之久，然而兩國間從未有一次武力之衝突。此種悠久之和平邦交，實爲世界上其他各國向所未有，此足證明吾兩大民族實爲世界真正和平之民族。」（告印度國民書）。

雖然自近世以來，帝國主義勃興於西方，鬥爭奪取，戰攻殺伐，無所不至。中印兩國，受世界潮流之激盪，受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幾乎不能自存，而造成悲慘之局勢。

民國三十一年蔣主席蒞印，印度各界，曾於是年三月十五日舉行「中國日」，向我領袖致敬。並爲表示中印深厚友誼及景仰中國人民英勇抵抗日本侵略保衛國土起見，全印各地，一致召集大會，發動「中國日」募捐援華運動。

我國爲印度舉行「中國日」之盛情，並視印度民族前途之光明，促進中印合作運動起見，三月十七日舉行「印度日」於重慶。於是中印關係，形成一種新局面，今日中國抗戰早已勝利，而印度獨立，亦於去歲卒告實現，兩國皆在建國過程之中。茲就過去千年來兩國歷史上之交通分「遣使」「傳教」兩方面，述之如次：

### 二 使節之派遣

印度開化，遠在春秋以前。其民族好文不好武。戰國末年，摩揭陀帝國之孔雀王朝勃興，印度北部一統，西與敘里亞王國交通，印度文化，始輸出於外國。西漢初年，突厥民族西遷，占領阿母河流域，建立大月氏王國，其勢力範圍，擴張至印度西北

部。崇拜佛教，東與我國交通，印度文化，始間接輸入我國。中印兩國之國際關係，始始於漢明帝時，然其時只有宗教關係，而無政治上之關係。所以然者，緣中印兩國之間，爲喜馬拉雅山所阻絕，漢朝勢力範圍，直抵帕米爾高原以西，越阿母河流域，通過大月氏領土，甚爲易易。然青海西藏，近在咫尺，爲羌人所據，不受漢族統轄，不能直接與印度交通也。唐室勃興，招降吐谷渾吐蕃等國，青海西藏等，皆羈縻於我國。我國之勢力範圍，直抵喜馬拉雅山南麓。適值北印度之烏菴國勃興，統一國內，北向與我國交通，中印兩國，政治上始有直接之關係。唐敬播曰：「天竺之爲國，事絕於曩代，壤隔於中土，山經莫之紀，王會所不書。博望鑿空，徒眞懷於印竹，昆明道閉，謬肆力於神池……暨於蔡愔訪道，摩騰入洛，經藏石室，未盡龍宮之奧，像畫涼臺，寧極鷲峯之美。自茲厥後，時政多虞，閣壑乘權，潰東京而鼎峙，母后成釁，剪中朝而幅裂。憲章泯於函雒，烽燧警於關塞。四郊因而多壘，況茲邦之絕遠哉！有隋一統，實務煇燿，尙且陔西海而咨嗟，望東維而杼軸，揚旌玉門之表，信亦多人，利涉葱嶺之源，蓋無足紀。……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闢寰宇而創帝國，掃攬槍而清天步，功體造化，明等照臨，總異類於藁街，掩遐荒於輿地。莫不餐和飲澤，頓顙而知歸，請吏革音，梯山而奉贐，歡闕庭而相抃，襲冠帶而成羣。爾其物產風土之差，習俗山川之異，遠則稽之於國典，近則詳之於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敬播大唐西域記序）就中印交通史觀之，誠古來未有之盛事也。然自宋以後，又漸沮塞。明初以武定天下，欲以威制萬方，遣使四出招徠，由是印度大小諸國，莫不稽顙稱臣，蓋兼漢唐之盛而有之，歷代所莫及也。茲將中印兩國遣使情形，略述如下：

（一）漢唐之遣使 中印兩國使節之派遣，據歷史之記載，始始於東漢之時。先是漢武帝建元中（西元前一四〇至一三五），命張騫招致月氏，以來擊匈奴，不得要領。於元朔二年（西元前一二七）冬還長安。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考其地形勢及所有物產，歸報武帝。且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南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武帝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遣設利朝也。誠得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元狩元年（西元前一二二）夏五月，乃令騫因蜀犍爲（今四川犍爲一帶）發間使數道並出，以求身毒，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氏菴，南閉雋昆明，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漢書張騫傳）此役雖不得至印度，然已知其地望。相傳後漢明帝（西元五八至七五）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是爲中國遣使於印度之始。至和帝時（西元八九至一〇五），天竺亦數遣使貢獻，是爲印度遣使中國之始。後因西域叛亂，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西元一五九）四年（西元一六一），頻從日南徼外來獻。（後漢書西域傳）魏晉之世，絕不復通。惟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中天竺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

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人乎？」即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疋，報旃。勿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敦龐，土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於渠塹，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股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貨交會，器玩珍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百里，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梁書中天竺國傳）東晉安帝義熙初（西元四〇五），師子國（今錫蘭島）始遣使獻玉像，相傳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殊非人工。此像晉宋兩世在瓦官寺（在南京），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爲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先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梁書師子國傳）宋文帝元嘉五年（西元四二八）（梁書作元嘉六年十二月）其國王刹利摩訶南奉表曰：

謹白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外，無往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表歸德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里，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惟以修德爲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在己，欲與天子共宏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人，二白衣，送牙臺像以爲信誓。信還，願垂音旨至。（宋書師子國傳）

是年天竺（梁書作天監初）迦毗梨國王月愛亦遣使奉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宋書天竺迦毗梨國傳）十二年（西元四三五），師子國復遣使貢獻。（宋書師子國傳）明帝泰始二年（西元四六六），天竺迦毗梨國又遣使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彌並爲建威將軍。（宋書天竺迦毗梨國傳）梁武帝天竺初，中天竺國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琉璃唾壺雜香古

貝等物。（南史中天竺國傳）大通元年（西元五二七）師子國後王伽葉伽羅訶梨亦遣使奉表。

後魏宣武帝時（西元五〇〇至五一五），南天竺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魏書南天竺國傳）隋煬帝時，（西元六〇五至六一六）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惟天竺不通，帝以爲恨。（舊唐書天竺國傳）。

先是梁武帝普通大通年間（西元五〇二至五二八），北印度之烏菟國（一名鄔閻衍那國 Uddhāna）勃興，其王毗訶羅摩迭多併吞西北中三印度，獎勵文學美術，印度文化大興，史書稱之曰超日王。王薨，尸羅逸多一世（Śīlatīva I.）即位，皈依佛教，並尊崇婆羅門教，復爲印度霸王。三傳至哈沙（Harsha Varaha）即位，英武有大略，復征服印度大半，遷都曲女城，號令全印度。獎勵文學技術，崇拜佛教，每五年舉行佛教火祭一次，召集北印度之諸侯，列席助祭。在位四十餘年，（西元六一〇至六一五〇）即隋煬帝大業六年至唐高宗永徽初）詩人學者高僧，多集於其朝，史稱之曰尸羅逸多二世，或稱戒日王。適值唐室勃興，滅突厥，降吐蕃，餘威震於殊俗。太宗貞觀初年，浮屠玄奘至其國，王聞中國人至，大喜，召見玄奘，問中國近狀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西元六四一）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敏持節撫慰。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戎言中國爲摩訶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唐書天竺國傳）。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十七年（西元六四三）三月，詔衛尉丞李義表、黃水令王玄策報之。大臣郊迎，傾都邑縱觀，道上焚香，尸羅逸

多率羣臣東面受詔書，復遣使獻火珠，鬱金香及菩提樹（新舊唐書天竺國傳）。十九年（西元六四五）正月二十七日，義表玄策等勒名於王舍城之耆闍崛山。其文曰：

粵以大唐貞觀十七年三月內，爰發明詔，令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送凌羅門客還國。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陀國，因即巡省佛鄉，覽觀遺蹤，聖迹神化，在處感徵。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遂登耆闍崛山，流日縱觀，傍眺同極。自佛滅度千有餘年，聖迹遺基，儼然具在，一行一坐，皆有塔記。自惟器識邊鄙，忽得躬親靈迹，一悲一喜，不能裁抑，因銘其山，用傳不朽。欲使大唐皇帝，與日月而長明，佛法弘宣，共此山而同固。其詞曰：

大唐出靈，齊圖龍飛，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滿軒義，高懸玉鏡，垂拱無爲。（其一）道法自然，儒宗隨世，安上作禮，移風樂制。發於中土，不同葉裔，釋教降此，運於無際。（其二）神力自在，應化無邊，或涌於地，或降於天。百億日月，三千大千，法雲共扇，妙理俱宣。（其三）鬱乎此山，奇狀增多，上飛香雲，下臨澄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經過，存聖迹於危峯，峙遺趾於巖阿。（其四）參差嶺障，重疊巖廊，鏗鏘寶鐸，積韻異香。靈華山之神蹤，勒貞碑於崇崗，馳大唐之淳化，齊天地之久長。（其五）（法苑珠林第二十九引王玄策傳）。

是年二月十一日，奉勅往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菩提樹下塔西建立碑銘，使典司門令史魏才書之。其文曰：

普漢魏君臨，窮兵用武，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猶尙北勒關頭，東封不爾。大唐牢籠六合，道冠百王，文德所加，薄海同附。是故身毒諸國，道俗歸誠，皇帝怒其忠款，遐軫聖慮，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巡撫其國，遂至摩訶菩提寺所菩提樹下金剛之座，賢劫千佛，並於中成道，嚴飾相好，具者真容。靈塔淨地，巧窮天外。此乃曠代所未見，史籍所未詳。皇帝遠振鴻風，光華道樹，爰命使人屆斯瞻仰。此絕代之盛事，不朽之神功，如何默默詠歌，不傳金石者也。乃爲銘曰：

大唐撫運，齊圖壽昌，化行六合，威稜八荒。身毒稽顙，道俗來王，爰發明使，瞻使道場。金剛之座，千佛代居，尊容相好，彌勒規摹。靈塔壯麗，道樹扶疏，歷劫不朽，神力焉如。（同上）

貞觀二十年，義表玄策東歸。是年，那揭陀國遣使貢方物。

二十一年（西元六四七），摩揭陀始遣使自通於唐。二十二年（西元六四八），玄策（將爲右衛率府長史）復使天竺，以蔣師仁爲副。未至，尸羅逸多死，國中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時從騎纔三十，戰不勝，皆沒。遂剽諸國貢物。玄策挺身奔吐蕃（即西藏）西鄙，檄召鄰國兵，吐蕃以兵千二百人來，泥波羅（即尼泊爾）以七千騎來，玄策部分進戰茶鏢和羅城，三日破之，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萬人。阿羅那順委國出走，合散兵復陣，師仁禽之，俘斬千計。餘衆奉王妻息阻乾陀衛江，師仁擊之，大潰，獲其妃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東天竺王尸鳩摩送牛馬三萬餽軍，及弓刀寶纓絡。迦沒路國獻異物，拜上地圖，請老子象。於是天竺震懼。玄策執阿羅那順獻闕下，太宗大悅，命有司告宗廟，而謂羣臣曰：「夫人耳目玩於聲色，口鼻耽於臭味，此乃敗德之源。」拜玄策爲朝散大夫。太宗之葬昭陵也，刻石像阿羅那順之形，列於玄闕之下（新舊唐書天竺國新舊唐書摩揭陀國傳）。

高宗顯慶二年（西元六五七），玄策三使天竺，周歷諸國，至龍朔元年（西元六六一）始歸。當是時，五天竺所屬之國以數十計，有伽沒路國，其俗開東門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發使貢以奇珍異物及地圖，因請老子像及道德經。於是印度諸小國，多羈縻於唐，來中國傳佛教之僧人亦漸衆。乾封二年（西元六六七），五天竺皆來朝。武后天授二年（西元六九一），東天竺王摩羅枝摩，西天竺王尸羅逸多，南天竺王遮婁其拔羅婆，北天竺王婁其那那，中天竺王地婆西那並來朝獻。中宗景龍四年（西元七一〇），南天竺復遣使來朝。睿宗景雲元年（西元七一〇），復遣使貢方物。玄宗開元二年（西元七一四），西天竺復遣使貢方物。八年（西元七二〇）南天竺遣使獻五色能言鸚鵡。其年，

南天竺國王尸利那羅僧伽清以戰象及兵馬討大食及吐蕃等，玄宗名之為懷德軍。使者謂蕃夷惟以袍帶為寵，帝以錦袍金革帶魚袋并七事賜之。九月，南天竺王尸利那羅僧伽寶多枝摩為國造寺，上表乞寺額；勅以歸化為名賜之。十月，遣使册封利那羅僧伽寶多為南天竺國王，遣使來朝。十七年（西元七二九）六月，北天竺國藏沙門僧密多獻質汗等藥。十九年（西元七三一）十月，中天竺國王尹沙伏摩遣其大德僧來朝貢。二十九年（西元七四一）三月，中天竺王子李承恩等來朝，授游擊將軍，放還。肅宗乾元末（西元七五九），河隴陷沒，遂不復至（宋史天竺國傳）。

(一) 明代之遣使 自宋迄元，中印兩國之正式關係，久經中斷，至明初而復盛。當明之世，印度全境，有古里、柯枝、大小葛蘭、榜葛刺、詔納模兒、西洋瑣里、錫蘭山、溜山、加異勒、甘巴里、阿撥巴丹諸國。鄭和奉命出使西洋，多經其地。

一、古里，印度大國，今印度孟買省沿海之一都會。永樂元年（西元一四〇三），命中官尹慶奉詔撫諭其國，賫以綵幣，其酋沙米的喜遣使從慶入朝，貢方物。三年（西元一四〇五）達南京，封為國王，賜印誥及文綺諸物，遂比年入貢。鄭和亦數使其國（明史古里傳）。五年，和等齋勅賜其王誥命銀印，給賜陸賈各頭目品及冠帶，統領大蘇寶船，到彼起建碑庭。並立石云：

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熙皞，大同風俗，刻石于茲，永樂萬世。（罪惟錄）

古國傳

十三年（西元一四一五），偕柯枝、南淳利、甘巴里、滿刺加諸國入貢。十四年（西元一四一六），又偕爪哇、滿刺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東、溜山、南淳利、不刺哇、阿丹、蘇門答刺、麻林、刺撒、忽魯謨斯、柯枝、南巫里、沙里灣泥、彭亨諸國入貢。是時諸番使臣充斥於廷，以古里大國，序其使者於首。

十七年（西元一四一九），偕滿刺加十七國來貢。十九年（西元一四二一），又偕忽魯謨斯等國入貢。二十一年（西元一四二三），復偕忽魯謨斯等國遣使千二百人入貢。

宣德八年（西元一四三三），其王比里麻遣使偕蘇門答刺等國使臣入貢，其使久留都下。正統元年（西元一四三六），乃命附爪哇貢船西還，自是不復至（明史古里傳）。

二、柯枝，在印度半島之西南端，宋梁隋唐皆入貢。永樂元年，遣中官尹慶齋詔撫諭其國，賜以鎮金帳幔織金文綺綵帛及華蓋。六年（西元一四〇八），復命鄭和使其國。九年（西元一四一一），王可亦里遣使入貢。十年，鄭和再使其國，連二歲入貢。其使者請賜印誥封其國中之山，帝遣鄭和齋印賜其王。因撰碑文，命勒石山上。其詞曰：

王化與天地流通，凡覆載之內，舉納於甄陶者，體造化之仁也。蓋天下無二理，生命無二心，憂戚喜樂之同情，安逸飽煖之同欲，奚有間於遐邇哉！任君民之寄者，當盡子民之道。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書云：「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朕君臨天下，撫治華夷，一視同仁，無間彼此。推古聖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遠邦異域，咸使各得其所，開風響化者，爭先恐後也。柯枝國遠在西南，距海之濱，出諸蕃國之外，慕中華而欲德化久矣。命令之至，拳踞鼓舞，順附如歸，咸仰天而拜曰：「何幸中國聖人之教，沾及於我。乃數歲以來，國內豐穰，居有室廬，食飽魚鼈，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長，熙熙然而樂，凌厲爭競之習無有也。山無猛獸，溪絕惡魚，海出奇珍，林產嘉木，諸物繁盛，倍越尋常，暴風不興，疾雨不作，札沴殄息，靡有雷害，蓋甚盛矣」。朕揆德薄，何能如是。是非其長民者之所致歟？乃封可亦里為國王，賜以印章，俾撫治其民。並封其國中之山為鎮國之山，勒碑其上，垂示無窮。而系以銘曰：

戴彼高山，作鎮海邦，吐烟出雲，為下國洪龐。肅其頌敲，時其雨暘，袪彼氛妖，作彼豐穰。靡苗靡疹，永庇斯疆，優游卒歲，室家胥慶。於戲！山之巔兮，海之深矣，勒此銘詩，相為終始。

自後歲間入貢。宣德五年（西元一四三〇），復遣鄭和撫諭其國。八年（西元一四三三），王可亦里遣使偕錫蘭山諸國來

貢。正統元年（西元一四三六），遣其使者附爪哇貢船還國，并賜勅勞王（明史柯枝傳）。

三、小葛蘭與柯枝接壤，亦在印度半島之西南端。永樂五年（西元一四〇七），遣使附古里蘇門答刺入貢，賜其王錦綺紗羅鞍馬諸物，其使者亦有賜。鄭和嘗使其國（明史小葛蘭傳）。

四、榜葛刺即今印度之孟加拉，漢曰身毒國，東漢曰天竺，唐分五印度，榜葛刺則東印度也。永樂六年（西元一四〇八），其王嚮牙思丁遣使來朝，貢方物，宴賚有差。七年，其使凡再至，攜從者二百三十餘人。帝方招徠絕域，頒賜甚厚。自是比年入貢。十年（西元一四一二），貢使將至，遣官宴之於鎮江，既將事，使者告其王之喪，遣官往祭，封嗣子賽勿丁為王。十二年（西元一四一四），嗣王遣使奉表來謝，貢麒麟及名馬方物，禮官請表賀，帝勿許。明年，遣侯顯齋詔使其國，王與妃大臣皆有賜。正統三年（西元一四三八），貢麒麟，百官表賀。明年，又入貢。自是不復至（明史榜葛刺傳）。

五、詔納樸兒，在榜葛刺之西，或言即中印度，古所稱佛國也。永樂十年（西元一四一二），年遣使者齋勅撫諭其國，賜王亦不刺金絨錦金織文綺綵帛等物。十八年（西元一四二〇），榜葛刺使者懇其國王數舉兵侵擾，詔中官侯顯齋敕諭以睦鄰保境之義，因賜之綵幣，所過金剛寶座之地亦有賜。然其王以去中國絕遠，朝貢竟不至（明史詔納樸兒傳）。

六、西洋瑣里，在印度半島東岸。洪武二年（西元一三六九），命使臣劉叔勉以即位詔諭其國。三年，平定沙漠，復遣使頒詔，其王別里提遣使奉金葉表，從叔勉獻方物，賜文綺紗羅諸物甚厚，并賜大統曆。成祖頒即位詔於海外諸國，西洋亦與焉。永樂元年，命副史聞良輔，行人寧善使其國，賜絨錦文綺紗羅，

已復命中官馬彬往賜如前，其王即遣使來貢，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稅，命勿徵。二十一年（西元一四二三），偕古里阿丹等十五國來貢（明史西洋瑣里傳）。

七、錫蘭即古師子國，今亦名錫蘭島，在印度半島東南海中。永樂七年（西元一四〇九）二月初一日，鄭和等齋捧詔勅金銀供器，彩妝織金，寶幡布施於錫蘭山寺，并建石碑，以崇皇圖之治（校注本星槎勝覽錫蘭山國）。其文曰：

大明皇帝遣太監鄭和王貴通等，昭告於佛世尊，同仰慈尊，圓明廣大，道臻玄妙，法濟羣倫，歷劫沙河，悉歸弘化，能仁慧力，妙應無方。惟錫蘭山介乎海南，語言梵利，靈感翕張。比者遣使詔諭諸番，海道開，深賴慈佑，人舟安利，來往無虞。永惟大德，禮用報施，謹以金銀、織金、綵絲、寶幡、香爐、花瓶、綵絲、表裏、燈燭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養。惟世尊鑒之。

總計布施錫蘭山立佛立寺：供養金壹仟錢，銀伍仟錢，各色綵絲伍拾疋，織金綵絲寶幡肆對（內紅貳對黃壹對青壹對），古銅香爐伍個，鍍金座全古銅花瓶伍對，金座全黃銅燭臺伍對，鍍金全座黃銅燈臺伍個，鍍金座全紅漆金香盒伍個，金蓮花伍對，香油貳仟伍伯勒，蠟燭壹拾對，檀香壹拾柱，永樂七年歲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謹施。（日人內藤虎次那拓本）

永樂九年，鄭和使西洋，再至錫蘭山。其王亞烈苦奈兒欲害和，和覺，去之他國。王又不睦鄰境，屢邀規往來使臣，諸蕃皆苦之。及和歸，復經其地，乃誘至國中，發兵五萬劫和，塞歸路。和乃率步騎二千，由間道乘虛攻拔其城，生擒亞烈苦奈兒及妻子頭目獻俘於朝。廷臣請行戮，帝憫其無知，并妻子皆釋，且給以衣食，命擇其族之賢者立之。有那巴乃那者，諸俘囚咸稱其賢，乃遣使齋印詔封為王。其舊王亦遣歸。自後海外諸蕃，益服天子威德，貢使載道，王遂屢入貢（明史錫蘭山傳）。又據明增本大唐西域記云：

僧伽羅國，古之師子國，又曰無憂國，即南印度。其地多奇寶，又名曰寶渚。昔釋迦牟尼佛化身名僧伽羅，諸德兼備，國人推尊為王，故國亦以僧伽

羅爲號也。以大神通力破大鐵城，滅羅刹女，拯極危難，於是建都築邑，化算星萬。宣流正教，示寂留牙。在於茲土，金剛堅固，歷劫不壞，寶光遙燭，如星燦空，如月炫宵，如太陽麗晝，凡有禱禱，應答如響。國有凶荒災異，精意懇祈，靈祥隨至。今之錫蘭山，即古之僧伽羅國也。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飾以衆寶，輝光赫奕，累世相承，敬禮不衰。今國王阿烈苦奈兒，鐵里人也，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靡恤國人，輕慢佛牙。大明永樂三年，皇帝遣中使太監鄭和奉香華往詣彼國供養，鄭和勸國王阿烈苦奈兒崇敬佛教，遠離外道。王怒，即欲加害，鄭和知其謀，遂去。後復遣鄭和往賜諸番，拜賜錫蘭山國王，王益慢不恭，欲圖害使者，用兵五萬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會其下預泄其機，鄭和等覺，亟回舟，路已絕，潛遣人出，舟師拒之。和以兵三千，夜由間道攻入王城守之。其劫海舟番兵，乃與其國內番兵四面來攻，合圍數重，攻戰六日，和等執其王，凌晨開門，伐木取道，且戰且行，凡二十餘里，抵暮始達舟。當就禮請佛牙至舟，靈異非常，光彩照耀，如前所云。……永樂九年七月初九日至京師（今南京），皇帝命於皇城內莊嚴梅檀金剛寶座貯之，式修供養，利益有情，祈福庶民，作無量功德』（大藏經本大唐西域記卷十一）。

宣德五年（西元一四三〇），鄭和撫諭其國。八年（西元一四三三），王不刺葛麻巴忽刺抵遣使來貢。正統元年（西元一四三六），命附爪哇貢舶歸，賜敕諭之。十年（西元一四四五），偕滿刺加使者來貢。天順三年（西元一四五九），王葛力生夏刺昔利把交刺惹遣使來貢。嗣後不復至（明史錫蘭山傳）。

八、溜山在錫蘭山西南海中，今名馬爾代夫羣島（Maldives Is.）。永樂十年（西元一四一二），鄭和往使其國。十四年（西元一四一六），其王亦速福遣使來貢。自後三貢，並與忽魯謨斯諸國偕。宣德五年，鄭和復使其國，後竟不至（明史溜山傳）。

九、加異勒，在印度半島西岸。永樂六年（西元一四〇八），遣鄭和齋詔招諭，賜以錦綺紗羅。九年（西元一四一一），其酋長葛味者麻遣使奉表貢方物，命賜宴及冠帶綵幣寶鈔。十年，鄭和再使其國。後凡三入貢。宣德五年，和復使其國。八年（西元一

四三三），又偕阿丹等十一國來貢（明史加異勒傳）。

十、甘巴里，即今西印度之甘巴灣（Cambay）。永樂六年，鄭和使其地，賜其王錦綺紗羅。十二年（西元一四一四），遣使朝貢方物，十九年（西元一四二一）再貢，遣鄭和報之。宣德五年，和復詔諭其國，王呢哇刺札遣使來貢。八年（西元一四三三），抵京師。正統元年（西元一四三六），附爪哇舟還國，賜勅勞王（明史甘巴里傳）。

十一、阿撥巴丹與甘巴里隣境，即今印度之亞麥達巴特（Ahmedabad），亦以永樂六年命鄭和齋勅詔諭，所賜亦同（明史阿撥巴丹傳）。

蓋明初與海南諸國之交通，實以印度諸國爲其中樞也。

### 三 佛教之傳播

佛教自釋迦入寂之年，其高弟摩訶迦葉會佛弟子五百人於王城舍（今孟加拉部巴哈爾之西南），編纂經典，作第一次三藏結集。其後有稍唱異說者，越百年，邪舍陀復會佛教徒七百人於毗舍離（今孟加拉部摩蘇佛普爾之西南七十里），訂正經典，作第二次之結集。至孔雀王朝阿輸迦王篤信佛教，定佛教爲國教，會教徒千人於國都華氏城，開第三次結集，確立佛教宗旨，以佛教爲國教，又分遣高僧傳教於外國，於是西自大夏，南至獅子國，舉印度全境，皆宗佛教。至迦膩色迦王召集第四次結集時，南印度僧人不到會，由是佛教分爲二派：南派以師子國爲根據，傳至後印度及南洋羣島諸國；北派以北印度爲根據，經中亞細亞及蔥嶺而至天山南路諸國。至東漢明帝即位，銳意經營西域，東西交通，逐漸頻繁，佛教遂乘機傳入中國。自漢迄唐，歷世數百，傳譯不絕，自帝王以至平民，信仰彌篤，蔚爲一大潮流。舉凡學術

思想，社會風尚，靡不受其應響。蓋唐李儼（仲思）云：「洎儼兩徵周，佩日通漢，蔡愔西涉，竺蘭東遊，金口之詞，寶臺之旨，盈練積籀，被乎中域，而卷軸繁多，條流深噴，實相真源，卒難詳覽。暨我皇唐造物，聖上君臨，玄教事宜，緇徒充合，傳輝寫液，照潤區宇，梵響讚音，喝咽都甸，弘宣之盛，指喻難極。」（法苑珠林序）又義淨有言：「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顯法師則創闢荒途，笑法師乃中開王路。其間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滄溟以單逝，莫不成思聖跡，罄五體而歸禮，俱懷旋踵，報四恩以流望。」（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序）可謂盛矣。茲將中印兩國傳教情形，略述如下：

（一）印僧之東來 印僧東來，不知始於何代。相傳秦始皇時，有諸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費經來化，始皇弗從，遂禁利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歷代三寶紀第一）然不足深信。至後漢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範，愔乃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之有沙門，蓋自此始（魏書釋老志）。自是以後，東來日衆，而支婁迦讖、支謙、竺曇摩羅利、鳩摩羅什輩，其最著者也。

一、支婁迦讖，亦名支讖，月氏人。漢靈帝時，遊於洛陽，以光和中平之間（西元一七八至一八八），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三經（高僧傳）。

二、支謙字恭明，月氏人。來游漢境，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經。有支亮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通六國語。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乃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同上）。

三、竺曇摩羅利，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

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爲師。當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於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詰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費梵經，還歸中夏，白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爲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惟以弘通爲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同上）。

四、鳩摩羅什，天竺人，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出家東度葱嶺，居於龜茲，遂生羅什。羅什自幼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盡妙。洞達吉凶，言若符契。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後爲姚興所迎，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覺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與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嘆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羅非迦彌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晉書鳩摩羅什傳）。茲將自漢迄唐東來印僧，列表如次：（月氏當今俄屬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及北印度地，罽賓即迦濕彌羅，亦今北印度境，故并列入。）

攝摩騰	中天竺	後漢明帝時	洛陽
竺法蘭	同上	同上	同上
支婁迦讖	月氏	後漢靈帝時	同上
支佛朔	天竺	同上	同上
支曜	月氏	同上	同上
支謙	同上	同上	同上
以上漢時人			
維祇難	天竺	吳大帝黃武三年	武昌
竺律炎	同上	同上	同上
曇柯迦羅	中天竺	魏廢帝嘉平中	洛陽



以上三國詩人

竺曇摩羅刹	月氏	晉武帝時	燉煌	長安	擲那跋陀羅	波頭摩國	北周初	長安
支法度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達摩流支	摩勒國	北周武帝天和	同上
僧伽跋澄	罽賓	前秦苻堅建元十七年	關中	長安	闍那耶舍	摩伽陀國	同上	同上
曇摩羅提	兜佉勒	前秦苻堅建元中	長安	同上	以上南北朝詩人			
僧伽提婆	罽賓	同上	同上	同上	瞿尼多流支	北天竺	隋文帝開皇三年	長安
曇摩耶舍	同上	東晉安帝隆安中	同上	同上	達摩般若	中天竺	隋時	同上
曇摩掘多	同上	同上	廣州	長安	達摩笈多	南天竺羅囉國	隋文帝開皇十年	同上
鳩摩羅什	天竺	東晉安帝義熙中	關中	長安	以上隋時人			
弗若多羅	同上	後秦姚興弘始三年	長安	同上	波羅頗伽羅蜜多羅	中天竺	唐高祖武德九年	長安
卑摩維義	罽賓	後秦姚興弘始中	關中	長安	那提三藏	同上	唐高宗永徽六年	同上
靠陀耶舍	同上	後秦姚興弘始八年	關中	壽春	伽梵達磨	西天竺	唐高宗永徽中	同上
佛跋跋陀羅	同上	後秦姚興時	長安	江陵	阿地瞿多	中天竺	唐高宗永徽三年	同上
曇無讖	迦維羅衛	同上	長安	廬山	阿難律	同上	同上	同上
支道根	中天竺	北涼沮渠蒙遜玄始中	河西	江陵	木義師	同上	同上	同上
支施崙	同上				迦葉師	同上	同上	同上
以上晉時人					佛陀波利	罽賓	唐高宗儀鳳元年	同上
佛跋什	罽賓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	揚州		釋地婆訶羅	中天竺	唐高宗儀鳳初	同上
浮陀跋摩	觀貨羅	宋文帝元嘉初	西涼		耶跋陀羅	婆陵國	唐高宗儀鳳三年	同上
求那跋摩	罽賓	宋文帝元嘉中	廣州	建業	菩提流志	南天竺	唐高宗永淳間	同上
曇摩蜜多	同上	同上	燉煌	荊州	阿儂真那	北天竺	唐武后長壽二年	同上
僧伽跋摩	天竺	宋文帝元嘉十年	建業		彌陀山	觀貨羅	唐武后時	同上
求耶跋陀羅	中天竺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	廣州	建業	般若蜜帝	中天竺	唐中宗神龍中	同上
僧伽達多	天竺	宋文帝元嘉中	宋境		彌伽釋迦	烏菴國	同上	同上
僧伽羅多哆	同上	同上	同上		拔琴	中天竺	唐睿宗景雲中	洛陽
求那毗地	中天竺	齊高帝建元初	建業		李放迦度頗多	同上	同上	同上
僧伽婆羅	扶南	梁初	同上		伊舍羅	東天竺	同上	同上
菩提流支	北天竺	後魏宣武帝永平初	永寧寺		瞿曇金剛	同上	同上	同上
勒那漫提	天竺	後魏時	同上		達磨難陀	罽賓	同上	同上
拘那羅陀	西天竺	梁武帝大同中	建業		婆若屈多	天竺	唐玄宗先天二年	同上
月婆首那	中天竺	東魏孝靜帝元象中	魏境		輸婆迦羅	中天竺	唐玄宗開元四年	長安
那連提黎耶舍	北天竺	北齊文宣帝天保七年	鄆州		何目佉跋折羅	南天竺	唐玄宗開元七年	同上
闍那曷多	同上	西魏後元中	長安		釋跋日羅菩提	中天竺	唐德宗興元元年	同上
					釋蓮華	北天竺	唐德宗貞元二年	同上
					般刺若	北天竺	同上	同上

牟尼室利  
佛陀多羅  
釋般若

以上唐時人

北天竺  
罽賓  
屬賓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  
唐憲宗時

長安  
長安

自唐以後，印度高僧東渡者漸稀，然猶未絕跡。周太祖廣順三年（西元九五六），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六族來貢名馬。宋太祖開寶後，天竺僧持梵夾來獻者不絕。八年（西元九七六）冬，東印度王子穠結說囉來朝貢。天竺之法，國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為僧，不復居本國。有王子曼殊室利，隨中國僧至。太祖命館於相國寺，善持律，為都人士所傾響，財施盈室，衆僧頗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即偽為奏求還本國，許之。詔既下，曼殊室利始大驚恨衆僧諭以詔旨。不得已遲留數月而後去。自言詣南海附賈人船面歸，終不知其所適。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西元九八二），益州僧光遠至自天竺，以其王沒徒彛表來上，上令天竺僧施護譯之。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經回，至三佛齊，遇天竺僧彌摩羅失黎語不多，命附表願至中國譯經，上優詔召之。法遇後募製龍寶蓋袈裟，將復往天竺，表乞給所經諸國勅書，遂賜三佛齊國王返至，葛古羅國主司馬佶芒，柯蘭國主讚坦，羅西天玉子謨獻仙書以遣之。至道二年（西元九九六）八月，有天竺僧隨舶至海岸，持帝鐘鈴杵銅鈴各一，佛像一軀，貝葉梵書一夾，與之語不能曉。仁宗天聖二年（西元一〇二四）九月，西印度僧愛賢智信護等來獻梵經，各賜紫方袍束帛。五年二月，僧法吉祥等五人以梵書來獻，帝賜紫方袍。景祐三年（西元一〇三六）正月，僧善稱等九人貢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賜以束帛。（宋史天竺國傳）自是以後，漸式微矣。

（二）中僧之西去 中土僧徒之西去求法者，在漢以前，載籍莫稽。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

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傳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車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藏於蘭臺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源臺及顯節陵上。（隋書經籍志）自魏晉以降，下迄唐代，西去僧徒，累世有之。據梁啓超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一文自朱士行至悟空，共得百零五人，其佚名者，尚八十二人。（康法朗同行者佚三人，智猛同行者佚十三人，曇學等同行者佚六人，曇無竭同行者佚二十三人，寶暹同行者佚二人，求法高僧傳中佚名者十人，不空同行者佚二十五人。）前後亘五百年。然最初西去者實僅至西域而止，即今新疆省內耳。其真至印度而有顯明事蹟可考者，在晉則有法顯、曇纂等，在南北朝則有曇無竭等，在唐則有玄奘。而法顯、玄奘、義淨輩，其最著。茲將自漢迄唐西去華僧，列表如次：

蔡愔	後漢明帝時	天竺
秦景	同上	同上
以上漢時人		
法顯	平陽武陽	留印十餘年
道整	洛陽清水？	留印不歸
智嚴	同上？	留罽賓十餘年
智羽	同上？	隨智嚴同往
智遠	同上	同上
寶雲	同上？	同上
僧紹	同上	天竺
慧觀	同上	罽賓
智猛	冀州	南天竺
道安	東晉時	留印三十餘年
曇纂	同上	與智猛同至波淪國
以上晉時人		與智猛同出同歸

曇無竭	劉宋初	中天竺	南天竺
道英	後魏時	印度	
惠生	同上	同上	
宋雲	同上	與惠生同行	
王伏	同上	同上	
于統	同上	同上	
法力	同上	同上	
以上南北朝時人			
玄奘	洛陽僊師	留印十七年	
玄照	太州仙掌	留印十一年	
師鞭	齊州	卒於印度	
道希	齊州歷城	同上	
慧業	新羅	同上	
玄恪	同上	同上	
道方	井州	留學大覺寺	
道生	同上	留學那爛陀	
師子惠	長安	留學信者寺	
玄會	同上	留學大覺寺	
僧隆	益州青城	北印度	
明遠	益州成都	師子國(錫蘭)	
義朗	交州	同上	
解脫天	同上	留學大覺寺	
窺冲	交州	卒於王舍城	
智行	同上	留學信者寺	
信胃	交州	同上	
慧瑛	愛州	僧訶羅國	
大乘燈	高昌	留學那爛陀	
彼岸	同上	隨王玄策同行	
智岸	洛陽	同上	
義輝	新羅	中印度	
慧輪	荊州江陵	留學信者寺	
道琳	同上	留學那爛陀	
曇光	同上	東印度	
僧哲	澧州	三摩咀吒國	

唐太宗貞觀間

靈運	澧州	留學那爛陀
智弘	洛陽	留學大覺寺信者寺那爛陀
無行	荊州江陵	留學那爛陀瓶羅茶寺
法振	荊州	羯荼國
義淨	范陽	留印二十餘年
大津	澧州	留印十餘年
慧日	東萊	歷印度七十餘年
真固	榮川	與義淨共事
孟懷業	廣州	為義淨侍者
道宏	汴州	留學那爛陀
法朗	襄陽	隨貞固同行
慧超	同上	隨貞固同行
含光	同上	隨不空同行
慧誓	同上	同上
悟空	京兆雲陽	留印四十年

以上唐時人

嗣是以後，印度婆羅門教中興，佛教漸次陵夷，而中國亦海宇鼎沸，禍亂頻仍，故自義淨悟空以後，求法之業，無復聞知。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西元九八二)，益州僧光遠自天竺至，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經回國(宋史天竺國傳)。是為中世紀我國僧人遊歷印度之尾聲。

綜上所述，中印兩國，自漢迄宋，有千餘年之政治及文化關係，其歷史不可謂不久。以使節之派遣，佛教之傳播，形成中印文化政治之對流，發揚兩國之立國精神，樹立東亞文明之基礎。近世以來，歐洲文明，憑其堅甲利兵，乘時東渡，彌浸於亞洲之境，中印兩國文化過去之光輝，已為世人所忽視，黯然無光。惟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吾國以積弱之邦，成為四強之一，而印度亦已成爲獨立國家，雖兩國國內仍未達昇平氣象，但如從長期觀點而言，兩國皆舊邦而其命惟新，今後兩國文化，相互交流，當形成中印間之新關係，而使東亞歷史入一新時代。